

中国动画电影创作的新发展

——评动画电影《天降大任》

■文许波

然形象和传统小说《西游记》中的“悟空”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猴子，都有金箍，但在本质上却与《西游记》以及以其为IP的艺术作品中的“悟空”完全不同——影片中“空”的形象对应的是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契合了当代社会价值的重新表达，试图向观众传达每一个勇敢而又拥有理想的人，通过努力和学习，在不断超越自己的过程中都可以成为众人眼中的那个天降大任于身的“天选之人”，为社会和人类作出贡献。“空”的成长所体现出的是东方式的思想、理念，但同时又具有人类共通性的特征，如：正义和善良的品质、努力学习完善自我、对理想的不懈追求、责任和友情等等。

片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蒲牢”也有别于人们对传统中威严与强大的“龙”的形象认知，而将他塑造成了一个身材矮小、有点不自信，爱吐槽爱搞怪的活泼小龙形象，让观众更加容易代入。影片在表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还运用了大量中国元素，如：“天人学院”春节时街道上喜气洋洋的红灯笼；春节吃饺子、发红包的习俗等，既能够使中国观众感到亲切，也能够使国外观众更加了解中国、喜爱中国。

作为一部塑造英雄的电影，动作戏是不可或缺的。《天降大任》在动作、打斗设计方面可谓匠心独具、酣畅淋漓。影片将近一半的时间展现动作、打斗的场面，紧张激烈及又不失幽默诙谐，每每在观众神经紧绷之时，都会通过语言或画面将观众“逗乐”，使观众在一紧一松的节奏中获得乐趣和快感。最后一场戏是“空”和“黑云卫”的对决。“空”的形象具有中国传统角色的典型特征，而“黑云卫”的身上则体现出西方的、赛博朋克式的机械美学风格。影片将两个审美样式完全不同的角色放在同一个画面中，观众却没有丝毫的违和感和不适感。

该片所呈现的效果无论是在美术动画上还是在动作表演上都没有突兀的感觉，充分展现了导演和制作团队高超的技艺和极大的勇气。最终“空”用东方式的“顿悟”击败了西方的“黑云卫”的故事。该片由昔日贴吧清明梦大神——宇宙之铁执导、编剧，苏尚卿、李璐、叶知秋等众多知名配音演员担任主要角色配音。影片最突出的特色在于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巧妙融入故事情节和画面之中，以现代最新动画表现形式呈现在观众眼前，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历史的，更是未来的。

《天降大任》的片名源于《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影片以“空”从一只普通猴子成长为拯救地球和人类的“天选之猴”的经历诠释了《孟子》这句话的意义。“空”的每一点进步、每一步成长，既有环境的历练，更是自身努力、不懈追求的结果，而且还离不开学校和老师的教诲。影片中的“空”从一只普通的“凡猴”成长为救世英雄的第一步是经受住了“美食”“美女”的诱惑——

当“蒲牢”带着“空”来到“天人学院”，校长“天尊”先拿出一枚又大又鲜，而且吃了还能长生不老的桃子给“空”，告诉他可以拿着桃子走，不用上学；被“空”拒绝后，“天尊”又通过“美女猴”试图打消“空”进入“天人学院”的愿望，同样被“空”拒绝。正因此，“空”通过了考验，成为了“天人学院”的学员，为其日后成为拯救人类的英雄打下坚实的基础。所谓“食、色、性也”，能够经受住“食、色”的考验和诱惑，无疑需要强大的内心和具有远大的追求。通过这一细节的展现，影片主人公“空”的形象被立在了银幕之上。影片中的“空”虽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年会不能停!》： 你敢对“狗屁工作”说不吗？

■文/周舟

议题一：人为什么要工作？

2013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发起人、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发表了短文《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A Work Rant”），他提出：谁在创造这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它是如何降低效率，阻碍个人价值的实现，加剧不公平的？这篇文章在几周内收获了超过百万次的阅读点击，并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而后陆续出版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A Theory）一书持续受到热议，“狗屁工作”理论也常被用来解释日常工作中的无意义现象。

高纯职场喜剧

看完《年会不能停!》的感受：爽利、高级。很久没看过节奏这么轻快、视听这么时髦的喜剧了，像脚踏舞高手的鞋跟，节拍密集，却井然有序、变化丰富，雀跃、轻盈，没有一丝黏腻。

值得赞赏的地方太多，虽然是喜剧，故事线并不是段子集锦，结构非常完整——A：厂子的兴衰存亡；B：大鹏扮演的男主角被张冠李戴调入总部；C：王迅扮演的反角求上调；D：总部的裁员广进计划。四条线平行推进，到后面互相促动，并在年会上将四条线拧在一处，汇成影片的高潮。几乎所有人所有事都有首尾，伏笔都有交代，人物都有始终。

故事做得绵密紧凑，穿在故事线上的各色人物也像闪亮的珠子，除了厂子里的工人稍弱一点之外，其他线上的各色人物，都刻画到位，各有高光，共同织就了一张角色网络，成就了一部出色的职场喜剧。

职场喜剧在中国内地影视一直是稀罕物儿，大多数打着职场剧的作品都被诟病“挂着职场的羊头，卖着恋爱的狗肉”。《年会不能停!》却是一部纯粹的职场戏，如此纯粹，甚至都没掺入一点点爱情。庄达菲扮演的潘妮出现时，我一度揣测会有一些恋爱戏码，事实证明，我想多了，它从头到尾都聚焦于——职场就像一个精心设计的试验场，进入其中的人们都像小白鼠，陷入身不由己的流程，在滚轮上不知疲倦却并无意义地原地奔跑。

影片探讨的主题，固然如许多喜剧一样重申了真诚的价值、初心的可贵，但其真正的议题是“工作之于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问题很形而上，好像有些沾地气，但在此时提出来，却恰逢其时。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至今，“内卷”到这个程度，消费主义浪潮出现颓势，00后出山整顿职场的当下，我们终于可以来讨论、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来讨论、思考这个问题了。

马斯克在重塑推特公司的时候，认为很多工作是被发明出来的，它本身既不创造价值，也并没有存在的必要。《风月俏佳人》中男主角是一个靠拆卖别人的公司赚钱的金融新贵，女主角描述他的工作时说，“所以你什么也不生产，什么也不制造？”男主角的脸色一凝，最终他放弃了这份高薪职业，选择投身传统制造业，他也因此得到了久违的快乐，电影里说——“You have to build something.”

这是对工作之意义质朴而切实的描述了。除了兑换工资，我们之所以工作还是需要建造点什么，它是你以人力改造世界的证明，你从中得到成就感、自我价值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可见的“蓝领”劳动能带给人精神上的抚慰，可能真胜过一些不知所谓的“狗屁工作”。《年会不能停!》中相当无厘头地活化了“锤子”这一“网络热词”，让一群HR高管真去车间里做锤子，“锤子”作为工作的隐喻虚实就实，用得极妙。

社会学家分析现代人类越来越难以从工作中得到乐趣，第一是因为很多工作本来就没有意义，只是结构冗余的产物，甚至是因人设岗的结果，这样的工作难以产生意义；第二是因为现代社会将生产链细分、切碎，每个人只负责其中的一个非常细小的环节，你既看不到之前，也看不到之后，这种被切分的碎片式工作很难让劳动者产生完整的生成感。

无论是哪个原因，归根结底，工作之乏味，是现代人被高度异化的结果。康德说，人不是工具，而是自身的

目的，而在现代社会的职场里，人真的只是工具，用来挣工资的工具。于是，有了毫无感情的职场人，有了“996”回家在凌晨刷手机的不眠客，心理学家认为因为一天劳累的工作却未能让人产生意义感，所以他必须熬夜做点抚慰自己的事，增强人生的自控感与意义感。否则就觉得这一天白过了。

人，归根结底是必须从无意义中寻找意义的动物，如果找不到，会枯萎，会抑郁，甚至会猝死。意义，使我们生之为人。

议题二：企业和员工是什么关系？

《年会不能停!》还讨论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个理论程度很高的议题，但影片用一组生动的对比——1998年的工厂与2018年总公司的环境对比将议题变得可视可感。

前者是非常传统的大集体大家庭式，而后者像一个灰白的玻璃实验室，金字塔式梯级系统，等级森严，只用一个未开放权限的门禁或指纹就把人不失礼貌而冰冷地固着在自己的职级上。级别严格对应薪资福利，像悬挂在头顶的鲜艳的胡萝卜，引得无数小白鼠踊跃向上。

除了纵向等级，横向上切分细致的部门设置，又将小白鼠们划分为一个个着眼于自我权益的小团体，在如此精心设计的纵切再加横切之后，小白鼠们完全原子化，成为一个个办公小格子里孤独的个体，甚至连投向他人的视线也被连官式设计的转角、百叶窗、挡板切断。

这种对比还具化到姓名这一细节，在传统集体式老厂里，胡建林认识每个人，厂长也能叫出“小胡”，而在集团化管理的大厂里，进入职场的第一天，小白鼠们就丢失了自己的名字，他们在办理入职的第一天就编造了一个只应用于这一工作环境的英文名，打印成工号名牌挂在胸前，成为其在这一环境里的代称。他的真实名字，只存在于填写的入职表格上，封存于HR（人力资源）的档案袋里，只在升值或离职时被短暂扫描一下。

名字，之于一个人存在的意义有多重要，不言自明，而被掠夺名字之于一个人的改变有多巨大，也无需多言。史

学家说，拿破仑只因为能叫出每个士兵的名字，就能让士兵们为他出生入死，而大厂式管理只需要拿走每个小白鼠的名字，就足以抹平他们个人存在的意义，让他们成为职场工具人。

《夏日友人帐》里主人公将名字一个个还给被夺走名字的妖怪，得四名宇者重获自由意志。《年会不能停!》里胡建林对应着HR人事表格一个个喊出大厂员工的名真名，却引发了一场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骚乱。但一池冻冰就是通过一个员工重获名字的过程，一点点化掉的。

《年会不能停》以嬉笑的形式揭露出现代职场不动声色的外科手术式的残酷，生活中习以为常的麻木先变成笑点，既而在笑声后的回味中隐隐变成了痛点——原来我们是这样生活的啊！

当胡建林作为HR代表去“优化”（即解聘）一个老员工时，他给谈反了，解聘谈成了加薪，知道真相后一脸疑惑的他问：“优化”不是个好词吗？一语辛辣地揭开了那些HR用语、职场用语将负面转化为中性的残酷操作真相。

这样的桥段不仅仅是包袱，挖完就完，它是剧作中最有价值的揭示（Relevation），揭开了一个隐藏在表面、人物表面之下的真相，引领着观众往深里走，去洞悉、体察、反思世界、人性的秘密。《年会不能停!》全片充盈着这样的揭示，让它的整体质感一点都不飘，而是沉甸甸的。

就连喜剧 HAPPEN ENDING，一个常见的句号，或者感叹号，也被创作者做成了“?”。影片最后，斗罢坏蛋、挖出蛀虫，每个人都在最合适的职位上得到了晋升，适合做HR的做了HR组长，适合做钳工的当了副厂长，临时工终于等到了盼望已久的转正，她却回了OFFER一封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叛逆一下。

00后整顿职场，真不是一句虚言，我们曾经笃信的“意义从工作中来”被从根本上质疑了，如果生活本身产生意义，如果我的存在本身就是意义，我可不可以不工作？或者说，如果彻底抹去工作挣钱这层意义，我要找到工作之于我真正的意义（或真正对我有意义的工作）。那是下一个议题了，属于新一代的时代议题。

“文艺老年”心理状况检查报告 ——评《非诚勿扰3》

■文/左衡

理想的观影状态，可能永远是面向大银幕、在第一时间完成。所谓第一时间，不仅仅是指刚刚上映的时段，也包括了档期的考量，因为档期往往是我们对时间的感受，如对节庆日的认知相联系的，因此会唤起特定的记忆和情感，从而强化观影时的敏感，甚至整个人变得非常感性。从艺术批评的观察角度来看，这种状态其实颇有价值，它呈现了作者、作品和欣赏者的某些交集。不过批评者应当意识到，此三者进入交集的原因未必相同。

笔者在2023年12月30日观看贺岁喜剧《非诚勿扰3》（下称《非3》）时，发现的第一个交集是女主角舒淇一如既往地美，以至于邻座、后座几位女士不由自主地出声赞叹。有趣的是，男性观众反倒不出声，不知是因为矜持，还是因为像男主角秦奋一样，知道此时此刻必须“明哲保身”。

围绕着舒淇美丽形象的剧情对男性观众是考验，也是拷问。这有点像20年前冯小刚、刘震云组合的另一部以贺岁喜剧为名、“一本正经挑事”的《手机》。《非3》里，舒淇形象变本加厉地一分为二。于演员而言，有了充分发挥演技的空间，演着过瘾。于观众而言，视觉经验上很新奇，笔者听到的观众的讨论技术的事情。同时，“真假梁笑笑”设置出的悬念剧情也吸引观众去猜测，并等待谜底揭晓的结局段落。如果舒淇女士凭此片获得表演奖项，不会使人觉得意外。

不完美的妻子形象远在天边，完美的机器人陪护形象近在眼前，从而投

射、揭发了男性的小心思。不过似乎有必要告诉妻子身份的观众们，影片里所谓真实的人类妻子形象，其实并不真实，这个“她”仍然是基于男性立场的想象和误解，至少不真的理解。一部着力讴歌真情、爱情的影片，居然没有完成两性之间的理解，这就颇耐人寻味了。

好在葛优的表现一如既往地稳、暖，把男性形象从崩塌的边缘拉回。特别是彩蛋花絮环节（大概率是被安排出的纪录式访谈影像），他坦然面对告别、苍老，奉献出一个基于男性立场的、理想化的男性形象，秦奋很勤奋。然而，在主剧情设定的虚拟环境里，秦奋真能发乎情止乎礼吗？《非3》似乎在进行一次人性的考验，实验对象为男性。1996年，陈可辛在《甜蜜蜜》一片的跨年贺岁景观和迷情段落里得到的结果与《非3》相反。至于观众相信哪个、接受哪个，可能取决于该观众属于大众，还是趋于文艺。当然，如果按照柏拉图的逻辑，老年因生理机能退化，更接近道德。但这个命题不但不那么科学，而且也透着虚。

剧情设定带点科幻，人物的思考本应朝向未来。可惜主题没有超越现在，观念甚至朝向了过去。面对真假梁笑笑，“少年人才做选择题，成年人都要”，这种态度可能是《非3》最不能令观众满意的要害。男性主体的心理世界，如别墅的所谓多巴胺风格装修一般，其对真情的诉求建立在欲望的达成之上，这本身就是悖论。

主线索之外的副线和次要人物，如果仔细打量，也不难发现其实都是男性

主体心理的投射外化。秦奋的好友邹桑出现，带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影视观众才具备的东洋景记忆。然而，难道唯有海外存知己？姚晨和关晓彤角色的出现，更主要的功能似乎是引出秦奋对亡妻李香山的思念和心结——同时再次强调了对死亡的体验和思考。然而，难道唯有逝者见真情？他们出现的时机、带来的情感满足是如此完美，以至于笔者产生了“他们又是秦奋私人定制AI机器人”的错觉。作为生活生命的经验主体，如果拉不开时间（中外）、空间（生死）的距离，秦奋是否就无法感知“资本大佬”李香山对秦奋的批评和提醒算是白费了。《非3》里的老范换了秘书，又并没有换——还是“迷人的小妖精”。但这个没换的人（主体），到底是谁？

对秦奋从一而终的建国形象则一言难尽。首先，他的姓名和早年身份属于年代符号系统（如国营大厂）。其次，他当下的从业和外形属于富裕消费社会的所谓多巴胺风格装修一般，其对真情的诉求建立在欲望的达成之上，这本身就是悖论。

主线索之外的副线和次要人物，如果仔细打量，也不难发现其实都是男性

裸的欲望。最后，他对秦奋的执念虽然让秦奋避之唯恐不及，却也用另一种极致的方式满足了秦奋再次确认自身魅力的需要。由此可见，该系列对性别这一现代社会学命题的理解相当不足，也不够尊重。

至于本片通过李成儒、王宝强之形象声音，与《私人订制》《天下无贼》的文本的互动，因与主线过于游离，就很难分析了。王宝强河南口音的智能管家显然管不好乡愁，反倒让乡愁不香了。

从本质上看，《非3》更接近《私人订制》，而非《甲方乙方》。后者毕竟是小人物大众的甜梦，前者就已然获得了金钱和权力之后成功人士的迷梦了。男性主体如果曾经沧海、腰缠万贯、有闲有情有心眼，一不留神就走进了周朴园式感伤怀旧恋物的喜剧场面。可见，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层次理论和大多数人类的需求行为并不同心同德。消费当然也表征着一种权力，2024贺岁档的电影消费者如果以消极消费的方式表达对欲望和权力的不以为然，就成为前一命题的反题。

艺术创作如人类思想，如不能与时俱进，则会不知不觉滑落。《非3》想象了未来的科技，但人物主体的欲望甚至烦恼仍然是前现代的。相比之下，2000年《一声叹息》的焦虑反倒是现代的。

必须说明，在做这番心理分析的同时，笔者也开展了自我自查。民谚所谓“来说是非者，必是非人”，笔者作为中老年男性之一分子，在一部贺岁喜剧中竟然看出这许多心理症候，不免为自己的境况担忧起来。